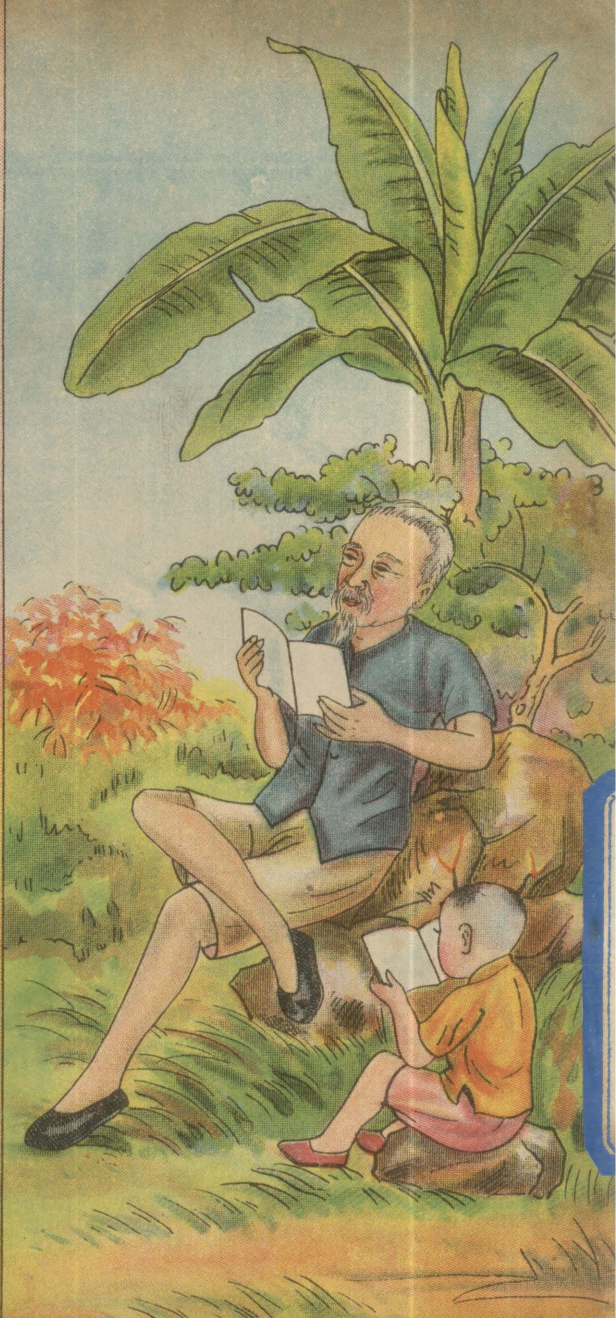


驗毒洗冤

廣益民眾叢書之七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0 1525B

驗毒洗冤 (民衆叢書之七)

目錄

驗毒洗冤	一
水火會談	一七
劉先生暢談睡覺	二六
何大爺演說病菌	三三
渾身小事	四〇
一 人身有多少毛髮？	四〇
二 毛髮的壽命有多少長？	四一
三 毛髮的生長速率如何？	四一
四 人體內最重要的是什麼？	四一
五 人羞怒時爲什麼要出汗？	四二
六 汗有毒嗎？	四二
七 冷天爲什麼多尿？	四三
八 舌何以能辨味？	四三

- 九 睡覺爲什麼不睜眼？……………四三
- 一〇 皮膚受了冷爲什麼發青色？……………四四
- 一一 剪髮時爲什麼不痛？……………四四
- 一二 哭的時候何以會流淚？……………四五
- 一三 眼屎是那裏來的？……………四五
- 一四 男女老幼的聲音何以有高低？……………四五
- 一五 有臟腑病的人何以割掉一部仍能生存？……………四六
- 一六 久坐後何以會感覺腳麻？……………四六
- 一七 爲什麼站着比走更覺疲勞？……………四七
- 一八 打噴嚏是什麼原因？……………四七
- 一九 好飲酒的爲什麼不健飯？……………四七
- 二〇 酒醉後爲什麼想睡？……………四八

農家益友……………四八

- 一 吃害蟲的鳥……………四九
- 二 吃草子的鳥……………五二
- 三 吃肉的鳥……………五三
- 四 可供食用的鳥……………五三
- 五 可製工藝品的鳥……………五五
- 六 鳥糞的用處……………五六

長江水閘……………五七

驗毒洗冤

(民衆叢書之七)

曦子

四川榮縣，城西新廟場，居民二百餘戶，多以務農爲業。內有一戶王姓人家，家長王方直，年已五十餘歲，爲人忠誠正直，最講公理，對街坊鄰里，非常仁厚，人有危難，時常出力相助，若遇見不平的事情，便出來打抱不平，說公道話，因此同村的鄉民都非常尊敬他，愛戴他，就以王公道相稱。方直娶妻李氏，也已五十餘歲，爲人亦頗忠厚，所生一子，取名國棟，和他父親一樣的正直，年已二十歲，訂下鄰莊陳氏女爲妻，正準備來年過門。國棟幼年會畢業於本地小學校，能寫能算，能看小報，現在就在家中幫助父親照料家務。家有四十畝田兩頭耕牛一處房產，一家三口勤勤懇懇的過日子，倒也安樂。

這地方的保長姓劉雙名升財，年方四十餘歲，是一個與方直絕對不同的人物，籍保長勢力作威作福，魚肉鄉民，欺凌敲詐，作惡多端，幾年來又壟斷了本地的鴉片生意，發了一筆橫財，氣勢也就越凶。鄉民背後都稱他劉光棍。但是自己見識短小，老實怕事，却不敢和他正面衝突，吃了虧總是來向方直訴苦。方直便去向劉光棍論理，替大家爭

氣。劉光棍說不過理去，也只得退讓一步。所以他最恨方直，簡直視爲眼中釘。不過表面上對方直還是假意應付笑臉相迎。方直雖然不滿意劉光棍的行爲，可是除勸告他以外，並不同他一般見識。

有一天午飯過後，方直正坐在茶館裏，同一些街坊們閑談，忽見兒子拿了一張小報看着走來，便開口問道：「有什麼好的消息？拿來給我看看。」國棟湊上前來，指着報上的幾行大字，慌忙答道：「爸爸，你看！這裏有條好消息，政府限期禁絕毒品，嚴厲禁止再種鴉片，違者處以極刑。做鴉片買賣的不用再發財了！」方直聽了，接過報紙，低頭便看。周圍的人們聽見此話，也都湊上前來探問究竟。方直一面看着。一面對大家講解道：「委員長因爲見到我們川省鴉片流行，毀壞國民的身體健康，所以就下令禁止鴉片，不讓吸，不讓賣，兩月前已經把各地的土膏店封閉了。現在正好又到了鴉片下種的時期，恐怕各地又有人種鴉片，所以就又下令禁種，恐怕有人不遵命令，所以過幾天還要派人視查，發現有人種煙，就不客氣的拉了去槍斃。」衆人聞聽，都很驚異的問道：「要槍斃？這怎麼好？」方直說：「這不是很對的嗎？大家都知道鴉片的害處，政府又禁止種，那麼從此就不要種了，還有什麼？」衆人聞言，皺着眉頭答道：「難道你

不曉得我們的苦處嗎？我們是不願意種的，可是幾年來保長逼着我們種，如果不種，就要受罰，我們種了後，他出賤價收買了去，送到別處高價出賣，我們種鴉片並得不到一點利益，他却從中賺了不少的錢。」方直道：「這些事我全曉得。不過現在政府既有命令禁種，他還能再逼着大家種嗎？你不種他也沒有辦法。」衆人搶着說：「誰知道呵！前幾天他告訴我們；今年每家要多種二畝，不過要種的晚一些。下種後如果有外人來問，就說地裏種的是莊稼不是鴉片。現在我們還沒有種哩！過幾天他逼我們種上。叫官家查出來，我們的命不就難保了嗎？公道先生，你快給我們想個辦法吧！」方直怒冲冲的說：「豈有此理，不服從政府命令，強迫人種鴉片，以便從中取利，這叫政府知道了就該處他死罪。這件事我得同他講講！」衆人很感激的說：「好，就請你主持一下公道吧！」

話正說到這裏，國棟忽然嚷着道：「爸爸，你看，來了。」方直抬頭一看，果然是劉光棍，托着水烟袋，聳着一臉黃肉，大搖大擺的來了。衆人都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，他走進門來却板着面孔，並不理人，抬頭看見方直在座，才笑着招呼道：「原來王大哥也在這兒。」方直才回答說：「是的，請坐，我正有話想同老弟談談哩。」劉光棍答應

着：「好」隨即在方直對面落了坐。茶房獻上茶來，方直就態度鄭重的說道：「聽說老弟通知本村民衆，叫他們每家多種二畝鴉片，不知道這是不是官家的命令？」劉光棍被他這突然一問，却不曉得怎麼回答好了，遲疑了一會才說：「不是，這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因爲我看着大家的生活太苦了，種莊稼沒有多大出息，倒不如多種些烟，還可以多賺幾個錢，况且很多人都有這種嗜好，一時戒絕不了，離了鴉片就不做活，爲他們打算，現在也還有繼續種的必要。」方直說：「我看沒有種，就沒有人吸。說到賺錢，那恐怕只有販賣鴉片的人才賺得到。我們不用爭論這一些，現在政府是下令禁種了，請你看看這張報紙。」說着把報遞了過去，劉光棍看了一眼說道：「我還沒有接命令。」方直說：「我想禁令遲早總會到的，來了禁令，老弟還叫不叫大家種呢？」光棍道：「那——那要看情形，假若實在不叫種，那當然就不種了。我難道還強迫大家不成？這對於我難道還有什麼好處？」方直道：「當然啦！老弟辦事向來是講理的。」轉過臉來就向衆人說：「你們聽見了沒有？劉保長說只要有禁令，大家就可不種了，不久禁令一定會來的，你們留着種烟的空地，明天可以種上別的東西了。」衆人齊聲應道：「劉保長答應這樣，我們非常感恩，明天就把地種起來。」一個個都笑容滿面歡喜非常。劉光棍却氣得

兩眼直瞪，滿面緋紅。方直見到光棍不再說話，便叫着國棟出門去了。誰知兩隻脚剛邁出門外，就聽見劉光棍高聲罵道：「他媽的！什麼東西！老想同我作對。我姓劉的是這兒的保長，我就有權力命令別人，大家就得聽我的命令。還用着別人替我操心，成心與我搗亂，我還怕你？有種的同我拚一拚看誰能拚過誰，這些不知好歹的雜種也想公然反抗我，氣惱了我姓劉的，我有的是辦法。不信就來嚐嚐我的厲害。」方直當然知道他罵的是誰，雖然生氣，可是不願意同他作這些無謂的爭吵，就當沒有聽見，逕自去了。這時候茶館裏坐着的莊稼人們，聽着光棍罵街，雖也生氣，却都面面相覷，默默無言。

第二天，禁種鴉片的告示果然貼出來了，衆人見了，非常高興，跑來對方直道：「告示出來了。我們想把地種起來，可是又怕劉光棍不依，怎麼好呢？」方直說：「既然有了告示，他還敢怎麼樣？走，我看着你們去種。」說看就隨大家來到莊外，看着大家下種。國棟也跑來幫忙。衆人有的種白菜，有的種麥子，有的種胡豆，把一片幾年來種烟的土地，都種上了有用的莊稼，大家都很高興。

這時劉光棍站在遠處，望着這邊，正在生氣。他有心上前阻止，又怕公道人說公道話，況且官家也出了告示，有目共睹，難再強辯，任他們種了莊稼不種鴉片，放棄了這

發財的生意，又實在不甘心。眼看着人們種好莊稼，洋洋得意的去了，自己一時無法可施，也只得懷着一肚子悶氣回家，回家之後，他老婆見他滿臉的不高興，就問他道：「今天什麼又叫你生氣了？」劉光棍說：「還不是姓王的同我作對，我吃他的虧已不止一次了，別的事還可以退步，這件事可不能讓他了。禁種鴉片，政府裏雖然有命令，可是他那能查得那麼嚴？叫大家晚幾天種上，若是官家派人來查，幾句話還不可以打發去了，昨天他在茶館裏教唆着大家不種鴉片，今天竟領着他們種上莊稼了。你想，我們十幾年來就是靠着這個買賣發財，一年混幾萬，這一來把我們的老根子都給拔了，實話說若不是爲了有支配大眾的方便，我幹這個保長做什麼？我非教他們去了莊稼種上鴉片不可，我想莊稼人沒有一個敢反對我的，仗着有他，才敢胡作非爲。要想事情辦得順利，非把他除掉不可，不然，以後什麼事都不好辦了。他媽的，我就要同他拚命。」婆子道：「這件當然不能讓他，不必生氣，等我們慢慢的想辦法。」

夜裏，劉光棍睡不着覺，心裏總是盤算這件等，左思右想，只有一條路：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」主意拿定，第二天就如此這般的對老婆囑咐了一遍，準備兩天後下手。

再說王方直自那日看着衆人種上莊稼之後，沒見劉光棍出來不依，心裏想：「這件事他一定也只好退讓了。」不禁異常歡喜，這一天午飯過後，方直正在同李氏對坐談話，忽然有劉光棍家裏的長工走來說道：「我家老爺叫我來請王大爺，晚上過那邊吃酒，順便談談家常，解解悶。」方直知道又沒有好事，也不願意同這種人往來，便對長工說：「勞你老爺費心，我很感謝，不過我有點事情，恐不能去，改日過去賠罪吧！」長工說：「不行！我家太太已經把菜預備好了。老爺吩咐，請大爺非去不可，不然他就親自來請了。」方直無奈，只得允了。長工去後，方直對李氏說：「一定還是爲了種鴉片的事情，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主意。怕我出來反對，就要先同我講交情，希望我不聞不問，他好隨意欺人。請飯請酒，我也不能去幫他作惡呀！」國棟說：「爸爸當面再教訓他一頓。」李氏說：「不可弄得他太沒面子，只說大家的事，我不能管罷了。」方直說：「我有主意，當然不會上他的圈套。」

日落黃昏，方直就到劉光棍家裏赴宴。一進大門，劉光棍就滿面春風的迎了出來，很親熱的對方直說：「王大哥果然賞光，不是外人，就請堂屋裏坐吧。」方直答應着，隨劉光棍走入堂房，兩人寒暄了一會，分賓主落了坐，做活的端上茶來，光棍一面讓茶

一面開口說：「今天請王大哥來不爲別的事情，只因那天在茶館裏談話，我一時性急，不免冒犯了幾句，今天一塊喝幾盅酒，弟兄們談談，我順便賠個不是。以後無論甚麼事還要請大哥多多的指教。」方直聞言，以爲光棍真有悔過之意，心下非常高興，笑着答道：「那裏的話，全是我好管閑事，又好說話，說得不對，還要請老弟莫怪。」二人笑了一陣，又談了些別的閒事。一會兒做活的擺上杯盤提來酒壺，端上四盤下酒的菜，二輩二素，二熱二冷。劉光棍說：「請吧！不知道大哥是喝白乾？還是喝黃酒？」方直說：「謝謝，我向來不大喝酒，白乾性太烈就喝黃酒吧？」劉光棍急忙斟上黃酒舉杯勸飲。二人酒過三杯之後，劉光棍又命人重新溫酒，一會兒又說：「我愛喝酒，黃酒不過癮，索性喝白乾陪大哥吧！」就叫人燙來白乾，右手裏按着黃酒酒壺，與方直斟酒，左手裏按着白乾酒壺給自己斟酒，做活的站在旁邊，撤去這把酒壺，又拿來那把酒壺，撤去茶盤，又端上大碗。方直本來真是不愛喝酒的，被光棍苦苦相勸。一直喝了十幾杯，覺得頭有些暈了，光棍才不再讓。一會兒飯來了。方直吃了多半碗飯，再三道謝之後，乃告辭回家，光棍也不強留，送出門外，彼此分手。

方直回到家裏，與李氏國棟談了一會在劉光棍家裏吃飯的情形，忽覺肚裏有些難受

，以爲是吃多了酒，又以爲是吃多了菜，對李氏說：「不去罷呀！去了吃出毛病來了。」李氏說：「大概是吃涼菜吃多了。早點休息吧。」方直喝了一杯熱茶，就先上床睡了，蓋上了兩床被子，以爲暖和暖和就會好的，誰知道肚子裏越來越難受，起初是熱辣辣的，疙疙瘩瘩的，後來越來越疼，簡直像刀子割得一樣。方直兩手抓胸，忍不住「噯噯噯」的叫了起來。李氏和國棟急忙上前探詢，方直說：「你看，我爲甚麼這樣難受？難道是服了毒藥不成？」國棟聞聽恍然大悟道：「說不定是劉光棍這個東西下了毒手，想着害死爸爸，好除他的眼中釘，現在閒話少說，我先去請張先生來給爸爸看看吧！趕快解毒要緊！」說罷，急忙去了。李氏又問方直：「你再想想剛才吃酒的情形，酒裏菜裏有沒有邪味？」方直說：「沒有嘗出有邪味來，不過最初我們都喝黃酒，後來他又喝白乾，叫我自己喝黃酒。」李氏說：「準是他下了毒藥，咱和他有什麼仇恨呵，混賬東西。」不覺落下了淚來。一會兒國棟冒着滿頭大汗跑回來了，進門來蹀着腳說：「張二先生出門去了，本莊又沒有別的醫生，我到外莊去請吧，爸爸現在覺着怎樣？」方直搖搖頭，裂着嘴，皺着眉頭：「噯噯噯」的叫着，翻來覆去的亂滾，李氏着急的說：「孩子：你快去請醫生吧！」方直忍住疼說：「散了吧！來不及了，沒想到我今天死在

他手裏。」李氏國棟俯在方直身邊，急得手足無措，再問他話，他已不能答應了。但是他臉色由紅而黃，由黃而青，越變越難看，越變越吓人。起初還滾着掙扎，一霎時竟不能動了。眼睛向上亂翻。聲音也越來越弱，氣息越來越微。李氏急得碰頭蹀脚，國棟喊着「爸爸，爸爸，」方直不答應一句，不多時便四肢伸直，兩眼直瞪，氣息全無了。李氏一見，放聲大哭，隨哭隨嚷：「我的天啦！沒想到你死得這麼慘！……」國棟也捶胸蹀脚，哭着喊道：「爸爸！我要給你明冤報仇，制不死那個惡棍，我不算王家子孫。」母子倆越哭越痛。好不悲慘，哭聲驚動了四鄰八舍。男女老幼齊來探問究竟，見方直面色鐵青的死在床上，又聽國棟哭着說了父親慘死的經過，衆人都氣憤填胸，落下淚來，嚷着說道：「劉光棍太混賬了，公道先生是爲我們大家死的，我們也非給公道先生報仇不可，我們這麼許多人，還拚不過他一個人嗎？你們別哭了，料理後事要緊，明天快去告狀！」李氏國棟這才止着哭聲，來給死人洗臉洗脚，換上剛做的幾件新棉衣服。鄰舍們也幫着照料一切。在堂房正中支上了一張床鋪，大家把死人抬過來放在床上，李氏和國棟燒香行禮。不免又痛哭一場。鄰人們也一齊奠了一番。李氏又託了兩位鄰人去給方直有棺材。國棟對衆人說道：「請大家出去後先不要說我爸爸被害的話，只說急死了，

免得劉光棍聞風逃跑。我現在就起身進城，到縣裏告狀。」衆人應道：「快去，越快越好，家裏的事我們先幫着照料。」國棟辭別了母親及衆位鄰人，出門去了。

這時候天已四鼓，國棟懷着滿腔悲憤，飛也似的向着城中跑去。到得城下，天方黎明，城門剛開。國棟進了城，跑到縣政府裏，請人寫了呈子，馬上遞了上去。縣長聽說有人命案子。親自把呈子細閱一遍，怒氣非常，立刻派了一個科長，帶着幾個法警，前來拆拿兇手，檢驗死屍，這一行人便隨着國棟一直奔新廟場來了。

這時候，方直死的消息早已傳遍了全村。大家暗暗傳說着：「公道先生是被劉光棍害死的。」人人憤怒異常。那劉光棍躲在家裏，探得方直急病死了的消息，心下非常歡喜。誰知未到晌午，縣裏派的人已來到莊上，先到光棍家裏，拿着光棍，然後就帶着光棍直奔國棟家來，全村民衆，都趕來觀看。

衆人來到王家院內，見堂屋前已擺上桌案，桌案後放着一把椅子。科長在椅子上落了坐，法警分列左右，劉光棍倒細着手站在一旁，李氏國棟也來在桌前，準備回話，一會兒科長先問李氏：「你是王方直的什麼人？王方直怎麼死的？」李氏流着眼淚依次回答，一位法警隨着用筆記了下來。問完李氏，又問國棟，國棟也詳細的說了一遍。最後

科長又問劉光棍，劉光棍說，「我好心好意的請他吃飯，怎麼誣賴我害死了他？」科長怒冲冲的說道：「不用不說實話，待我驗一驗屍，驗出毒來，看你還說甚麼？」說罷解了一個手巾包，拿出來了一隻白晃晃的四五寸長的銀簪似的東西，走到死人床前，拔開死人牙關，把那銀東西放進死人嘴裏，然後回身坐下。有些人看了不解，低聲問別人說：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明白的老年人就解釋道：「這叫做銀釵驗毒，把這銀簪子放進死人嘴裏，人若是中毒死的，過一會銀簪子就會變成黑的，人若不是中毒死的，銀簪子仍然還是白的。歷來官家驗屍，要看死人是不是中毒死的，都是用這種方法，是最靈不過的。」衆人便悄悄議論道：「好極了，我們等着看吧！公道先生確乎是被劉光棍害死的，等一會兒檢驗出來，看他還有甚麼話說！」這時千百隻眼睛都看着床上的死人，千百個人的心都急盼着驗出毒來，處劉光棍的死罪。李氏同國棟更是急切的盼望着能給方直叫冤報仇。那劉光棍雖已吓得心驚膽戰，料想自己的末日到了，但却有些不甘心，還在盤算着脫逃的計謀。一會，科長走到死人床前，伸手去拿簪子，衆人眼巴巴的望着科長抽出簪子一看，「噯呀！」衆人都驚得叫了一聲，李氏國棟又忍不住哭了起來，劉光棍却鬆了口氣，原來那簪子並未變黑，仍是白晃晃的。科長也很詫異，拿着簪子走到桌

前，又問李氏道：「你們說王方直是中毒死的，這簪子並未變黑啊！你們想想他有沒有別的毛病？」李氏哭着說道：「一點沒有毛病，確乎是中毒死的，爲什麼驗不出來呢？難道說被他害死，就這樣白白的完了嗎？我的天啦！」國棟忍淚說道：「確乎是被他害死的，不曉得還有別的方法檢驗沒有？還請大老爺給我爸爸明冤。」旁觀的人們也忍不住叫了出來：「是被劉光棍害死的，大老爺不能放了他？」科長說：「你們不要着急，今天雖然沒驗出來，但不能爲案，死人暫且停在這兒，不要入棺。待我回去報告縣長，再作理論。」說罷就吩咐法警押着劉光棍回城去了。

驗屍沒驗出毒來，李氏同國棟又是焦急，又是悲憤。街坊鄰里也都非常着急，不必細表。單說科長回到縣政府裏，把劉光棍押了監，把驗屍經過向縣長報告了一遍。縣長聽了也很作難。可是事情湊巧，現在正好因另有問題，原來政府裏派來的視查專員已經於這天到達，專員還帶來了幾個醫生，準備舉行一個戒煙運動大會，交向民衆宣傳戒煙，並散戒烟藥。這些人已下榻縣政府中，吃過午飯，正在房裏休息。縣長自己沒有辦法，想到專員正在這兒，才計上心來，對科長說：「專員已經來到，正在屋裏休息，待我請示專員好了。」說罷，就走入專員房中，專員從床上起來相迎，縣長問候了幾句旅途

寒暖，就話歸本題，把新廟場的人命案子細說了一遍。專員說：「你們怎麼還用這種方法驗屍？這是不科學的，不是中毒死的可以驗成是中毒死的，中毒死的可以驗成不是毒死的，明天我派一個醫生隨你同去，從新檢驗一下。」縣長聞言，異常高興，連連道謝不止。

第二天早飯之後，縣長親自帶着兩位醫生，兩個隨員，一排法警，解着劉光棍直奔新廟場來了。李氏同國棟正在發愁，聽說縣長親來驗屍，急忙迎至門外。這消息警動了全莊的民衆，男男女女老少，都跑來了。縣長進門之後，早有人照樣在堂屋前擺下桌椅，縣長醫生分別落了坐，原告被告站在桌前，衆人擠在院子裏觀看。縣長把李氏，國棟，劉光棍挨次問了一遍之後，回頭對旁邊坐着的一個人說：「孔大夫，請你驗吧！」衆人聞言就聚精會神去看那孔大夫。但見他打開一個木箱，拿出來了一條硬挺挺的橡皮管子，管子一頭還堵着一個犯，向做活的討來開水後，把皮管子放在開水裏洗了，就拿管子，同着另一個人走到死人床前，撥開死人牙關，把皮管子伸入死人口中，越伸越往裏，大概伸下去了一尺多長的光景，又拿着皮管外面一頭的搥子抽了幾下，然後又把皮管從死人口裏抽了出來，拿到桌前，從皮管裏倒出來了一些污水，倒在玻璃杯裏。

一會通上管子，點上火燒，一會倒上點藥水，一會又拿到鏡子底下看，手忙腳亂的忙了半天，才開口對縣長說：「檢驗完了。是中砒霜毒死的。」衆人聞言，很高興的說道：「好了，驗出來了。可是，爲什麼昨天沒有驗出來呢？」李氏同國棟聽了，又是解恨，又是驚奇，四隻淚眼望望孔大夫又望望縣長。那劉光棍低下頭去，面無人色了。

孔大夫見大家懷疑，便得了縣長的同意，向大家講解道：「昨天爲什麼沒有驗出來？大家不必奇怪，現在我對大家講一講這個道理。人吃了含有硫磺的毒品，像火柴吧，裏面含有硫化磷，如果用昨天那種銀釵驗毒的方法來檢驗，銀釵會變成黑色。因爲銀子遇見服下去的硫磺，變成了硫化銀，硫化銀是黑色的，所以銀釵就顯出黑色來了。人如果服了不含硫磺的毒品，像鴉片啦，砒霜啦，這些東西，若用銀釵來檢驗，是驗不出來的。因爲這些東西遇見銀子彼此不化合，生不出黑色的東西來，銀釵也就不會變成黑色的。依此來斷定沒有中毒豈不冤枉了死人嗎？不過人若不是中毒死的，用銀釵來檢驗，有時也能顯出黑色來。這是因爲人吃的食物裏有一種名叫蛋白質的東西，蛋白質含有硫磺，蛋白質在胃裏腐化以後，就生出一種名叫硫化氫的氣體來，這種氣體遇見銀子，又生成硫化銀，所以就顯出黑色來了。若依此便斷定死人是中毒死的，那就又冤枉活人了。」

所以「銀釵驗毒」這種方法是不合理的。現在不用這種方法了，已經有了新的好方法，就是我才用的——把皮管通進死人胃裏，抽出胃液來用各種方法檢驗，才可以確實驗出是否服毒，並且驗出是服的甚麼毒藥。現在驗出來了，這個人是吃了砒霜死的，現在再請縣長問話吧！」衆人聽過之後，才明白了驗毒的道理，一個個點頭稱讚道：「幸虧這位先生，才給公道先生明出冤來，不然公道先生就白死了。」

這時縣長又問劉光棍道：「還不說實話嗎？你說是不是用砒霜毒死他的？」劉光棍見事已至此，就照實說道：「是的我那天請他吃飯，把酒裏放上砒霜，有毒的酒我一口沒喝，他並未注意。」李氏及國棟見他已說了實話，心裏雖鬆快了許多，但是人已死了，不能復活，想起來又悲又恨，不禁咬牙切齒，放聲大哭。衆人也指着劉光棍紛紛罵道：「好狠的東西，現在可沒有你的命了。看你還欺侮我們不？」縣長見被告已招供了，乃宣佈道：「劉光棍違抗政府法令，強迫人民種煙，已經有罪；下毒害死方直，更是罪大惡極。待我呈報省府，上面一定會判他極刑。你們等着聽消息吧！」衆人聞言十分高興。縣長帶着隨人等，押解劉光棍回城去了。衆人跟到村外，仍大罵劉光棍不止。

李氏和國棟便忙着料理方直的事，入殮開吊，七天上便出了殯。不久省府給縣裏

來了命令，果然判了劉光棍的死罪。執行槍決的那一天，新廟場的民衆都去觀看，見惡棍伏法，人人稱快。後來衆人又推了國棟來作保長，國棟非常負責，大家很佩服他。從此新廟場除了光棍，莊民得過太平日子。縣政府裏也革除了「銀釵驗毒」的老法，改用科學方法，在司法上大大的前進了一步。

水火會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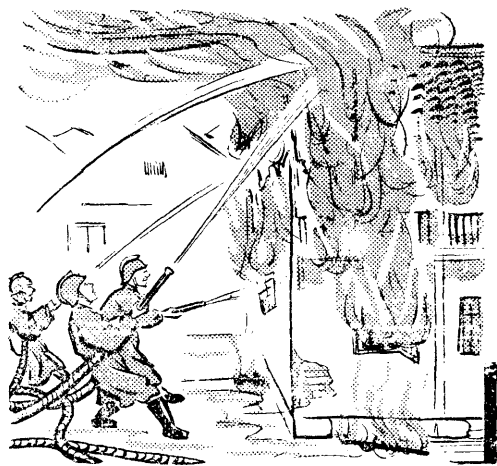
小火頑皮的燒了張博士家的房子，旋即被小水撲滅，弄得小火遍體傷痕。老火見了非常生氣，便惡狠狠的到了老水家裏大聲嚷道：「老水！你生的好兒子，他竟幫着張博士把我那孩子打得遍體鱗傷，現在躺在床上人事不醒，今天非和你拚命不可，你們欺侮得我姓火的太不像話了！」

老水素知老火的性情暴躁，並且已知道自己的兒子小水剛才幫助張博士撲滅小火的事，便陪笑說：「小孩子的不是，我已經處罰過他了，正準備叫他過府去陪罪，不想老兄就趕來了。我絕對不護短，一定給老兄出氣，老朋友不要因此失了和氣，請敬一敬，吃支煙再就。」

老火用鼻子哼了一聲道：「我們這門人煙自從被燧人氏介紹給人們以後，傳到現在已是好幾萬年，從來就沒有受過任何人的欺侮，我祖宗在秦始皇帝時候，一怒燒盡天下書籍，後來楚霸王項羽打進咸陽，又逞一次威風，把秦室東西燒個淨光，天下誰不知道？沒想到今天受你們的欺侮！」

老水連忙滿臉陪笑的說：「貴府的威名，自古人人皆知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人們都是靠貴本宗幫忙，燒茶，做飯，冬天取暖，那一家不依靠你們呢？」

老火聽了老水的一套客氣言語，怒氣漸漸息了一點：「小孩子的事情，本來我不大過問，在外面和別人打架鬧氣是常有的事，我知道了總是說小火的不是。因為他性情暴躁，又愛逗引別人。不過這次令郎也太野了，他竟沒頭沒臉的往小火身上



直打，平常又沒有什麼仇恨，怎麼下這樣的毒手呢？」

老水一見老火怒氣稍平，便站起來說：「小水這孩子確是太不懂事了，我沒有寬容他的道理，一定給令郎出氣，着實教訓一番。現在請老兄暫且回去休息一下，明天叫小水過去請罪。」說着便躬送老火出門，回來自己坐在屋子裏暗自生氣。

小水知道老火走了，便跑進來說：「爸爸！火伯伯是爲剛才的事情來找你嗎？」

老水陰沉着臉說：「火家的爲人你是知道的，從來就是惹事生非，惹着他的誰不是傾家蕩產？你怎麼偏偏得罪他呢？」

小水頑皮的說：「正是因爲張博士家被小火燒得幾乎傾家蕩產了，我才打抱不平，我只當他那熊熊的氣焰有多麼厲害，不料被我一陣噴射，他就吃不住了，依我看來，他火家也沒有什麼好大本領。」

老水厲聲的說：「胡說！自己闖出禍來，還向我誇功嗎？」

小水一見父親生了氣，便恭順的說：「不敢！我不過是向父親說明這件事情的經過罷了，我覺得他們不過是欺侮老實人，而又經不起我們的打擊……」

老水說：「你不要自己逞能，那火家自被燧人氏介紹給人們以後，就很爲人們看重

，他們最初的服務，就是把生肉燒熟，用自己的光照明人間的黑暗，冬季放出熱力來，使人們取暖，還有『烽火』替人們傳警報，他們支派很多，大部分都是做的好事。」

小水聽得有趣，忙插嘴問道：「爸爸！我常聽人們說『烽火』這個名詞，可是又沒有看見過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老水慢吞吞的說：「這是他們火族在國防上的貢獻，在古時候沒有好的信號裝置，有了敵人來襲，便以火烟報告，調集兵將，和現在的用警報機，集合號，或掛氣球等是一樣的作用。到了十八世紀，美國科學家瓦特，發明了蒸器機，我們兩家在工作上便密切的攜起手來，他火家出的是熱力，咱們水家藉着熱力變成蒸汽，咱們的力量就推動機器，可以很快的大量生產各種物品，便利各地交通，人類生活因此得到了很大的進步，歷史上稱這件事叫做『產業革命』。」

小水詫異的問道：「他們既然有這樣大的能力，爲什麼不專心從事有益於人類的事業，而偏作出些傷害人類的事情呢？」

老水問道：「你是指那些事情而言呢？」

小水想了一想說：「單就火災一項來說吧，從古到今不知毀壞了多少偉大的建築，

焚化了多少珍貴的文化財產，燒死了多少無辜人民！剛才火老伯引以為榮的『秦始皇焚書』和『咸陽大火』不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浩劫嗎？再就爆炸一類的行為來說，豈不也是極端慘酷的舉動嗎？」

老水沉痛的說：「這些事情固然是由他們的性情暴烈所致，可是！『性情暴烈』並不是不可救治的，只看人們怎樣請他幫忙，如果利用其爆炸力去開山開礦，利用其高度燃燒熱力去冶鍊鋼鐵製造器具，不是可以大大的造福人羣嗎？」

小水奇怪的說：「爲什麼人們不好好的利用他們呢？」

老水感慨的答道：「那還不是少數的壞蛋們幹的？他們受了野心奢望的支配，便下顧多數人的禍福，把火家請來，幹些殺人勾當，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情。」

小水聽了非常興奮，忙向他父親說：「爸爸，我們今後和他們合作，多做些有益於人類的的事情，在歷史上留下美名，豈不比這混混沌沌的生活有意義嗎？」

老水聽了兒子的話，高興得幾乎跳起來，拍着小水的頭頂說：「好孩子，你的話對極了！就是這樣，我們馬上到張博士家裏請他先做一個完整的計劃，然後再同你火伯伯去商議。」水氏父子二人說着便直奔張博士家而來。

老火從老水家裏回到自己家中，看到孩子已較清醒，心神稍爲平靜了一點，說道：「我到水家去過了，他們認了錯，并答應負責給你治傷，這就算了，要不，我是不肯和他干休的。」

小火聽父親的話，從病榻上翻一個身，有氣無力的說：「爸爸一向剛強，如今怎麼聽了幾句好話就和他們講和了呢？……打我事小，他最不應該當衆說些使人難堪的話！」

「那小子他說什麼？」老火又要發怒了。

「什麼不務正業啦，欺侮他人啦，慘酷不仁啦……說了許多。」

「好小子！自己行爲卑下，無孔不入，專往低處行走，毫無軒昂氣概，反拿惡語誹謗別人。」老火的怒氣又被激起來了。

小火說：「當時我也會這樣說過，我燒張博士的房子與你何干？你們那年湮沒整個華氏縣，把成千累萬的生命和一望無際的良田，轉眼之間，變成了澤國，有誰攔阻過你呢？」

老火接着說：「他們犯的罪豈止這一點？以前堯帝時候，他們橫行天下，人類受到

空前大難，倘不是大禹王出來，好好地開導了他們一番，這才歸入正途，恐怕今天還在胡鬧呢。」

小火說：「不說遠的，單就近年他們幹的黃河決口一類的事情來說吧，那一次不是弄得哀鴻遍野，民不聊生呢？」

「他們可算是明槍暗箭，極盡殺人的能事，看得見的事，人們尚可知道，至於他們那些偷偷摸摸的手段，譬如暗中帶了病菌，到處流動，人們喝下肚去就要鬧病，那一年不爲傷寒、霍亂、痢疾病死傷成千成萬的人呢？又如蚊子本來是一種害人的東西，他們偏偏和牠要好讓牠把兒女生在自己家裏，幫助他們辦了無數蚊蟲托兒所，這些壞東西，一張翅子，就飛出去害人，這不是助紂爲惡，爲虎作倀嗎？」老火聲色俱厲的在揭發水家的陰私了。

「在交通方面，每次因浪大翻船，飛機因陰雨失事，也都是他們的陰謀。」小火又得意的補充上一條。

父子二人正在列舉水家的罪狀，水氏父子却帶着張博士的計劃，還有送給小火的食物，藥品到了。

老水很客氣的說：「令郎的傷好些了嗎？今天特攜帶小子前來陪罪，并帶來一點食物，藥品給令郎用。」

老火見老水客氣異常，只好忍氣說道：「孩子們偶因小事失和，豈敢勞動老兄大駕。」

小水向前行了一禮：「晚生一時糊塗冒犯令郎仁兄，實在罪該萬死。」

「些微小事何必如此拘禮，且請坐吃茶。」老火這時氣也消了。

老水說：「今天一來看望令郎，二來還有一件事向老兄請教。」

老火說：「有事但請明示。」

老水懇切的說：「爲了我們兩家的前途計，我想還是我們兩家攜起手來，作一番有益於人類的事業，并彼此監督自己的子弟，勿使爲害人類。」

「我也會這樣想過，果能這樣的做，真是好極了！」老火欣然同意的說。

老水拿出計劃來：「我和小子爲此事，特地去請張博士做了一個計劃，我讀一遍請老兄修改指教。」

老火點頭說：「好。」

老水捧着計劃念道：

「第一步檢討過去：

甲、水族的事業——供人飲用、洗滌、救火、灌溉田地、利用沖力或蒸汽發動機器，養育水生動植物，又可行船便利交通。

乙、水族的缺點——泛濫成災，攜帶病菌、沖翻船隻、繁殖害蟲等。」

老火點頭說：「老兄所見很對，以下讀到做族的事，也希望這樣詳盡。」

「下面就是貴族了。」老水接着念下去：

甲、火族的事業——燒飯、燒水、取暖、烘乾、冶鍊、發動機器、燒毀有害物品。

乙、火族的缺點——焚燒房舍、爆炸傷人。」

「以上檢討的很對，可是以後怎樣辦呢？」老火急切的問道。

老水說：「第二步就是今後的改進：」接着又念下去：

甲、個別的

一、水氏——防止泛濫，以免成災；疏浚河道，以利運輸；清除積水，以絕蚊蟲；利用沖力，發動機器；養育生物，以利厚生；協助水龍，以救火災；過濾澄清

，以作飲料。

乙、合作的：
二、火氏——防止失火，以免成災；嚴禁爆炸，以重生命；發揮勢力，冶鍊金屬。

燒熟飲食物品，供給人類飲食；製造蒸汽，以發動機器；增加生產，便利交通。」
老火聽了一遍，不禁拍案叫好：「我們就是這樣攜起手來，替人類作一番興利除害的事業好了。」

小火說：「這只是個計劃，還要人們能和我們合作，才有效能，否則無補於事的。」

老火高興的說：「這有什麼困難，我想此事既關係着人們的生命財產乃至歷史文化，他們一定會採納這個意見的。」

老水、小水、老火、小火同聲說：「好！我們就這樣做吧。」

劉先生暢談睡覺

老張是種田的莊稼漢，非常能幹，人又勤快。早上，天還沒有大亮就起來了，幫他

的老婆挑水，天亮了就到田裏去做活路，天黑了回來，掃了牛圈，又磨玉米，一直到夜深了才上床睡覺。他的老婆呢，也是一個精強力壯的婦人，和他的丈夫一樣的做工，餵豬煮飯，帶孩子，樣樣能幹，他們兩口兒和和氣氣，全村子裏的人，沒有一個不誇獎他們的。

有一天半夜裏，小偷進了房，把牛牽跑了。把老張的藍布褂子老張老婆的鷄，都偷跑了。第二天起來，兩口子一發覺失了盜，便互相吵起架來，誰也不讓誰，老張怪老婆睡得太死，他老婆又怪他睡得死。已經是下午了，兩個人都沒有吃飯，小三子在地上坐着嗚嗚的哭，老張和他的老婆看見吵也吵不出什麼道理來，大家只有不做聲了。

吃了晚飯，兩個人比較想開了，只怪運氣不好，老張却認為都是霉瞞睡太多的原因，所以連小偷牽牛都不曉得。他的老婆却問，爲什麼我們瞞睡多？老張也弄不明白。他們村裏的一個教書的劉先生，全村的人都公認他見識廣，他們跑去問他了。

劉先生是一個年紀二十幾三十來歲的人，他正在天井裏乘涼，好多人圍着他在撩天。老張一跑去，就問：

「劉先生，我們昨晚瞞睡太多，所以賊把牛呀，鷄呀，都偷跑了，你告訴我們，爲

什麼我們睡得這樣死？」

劉先生笑起來了，但他馬上停止了笑，他說：「天氣越熱，瞌睡越多，這是因爲太累了的原因，不只你一個人瞌睡，好多大偉人也是一樣，沒有一個人不睡覺能做事的。尤其在你用了腦子，又做了活路，你覺得困得恨，爲了使你做事有精神做得好，最好是睡覺。因爲睡覺的時候，你的身體可以不做事，你的腦子也可以不想事，使你完全空閒下來，第二天你的活一定做得更好。」

小李輕輕的說：「真的，前天夜裏，我打了一夜牌，昨天，我走路時，連腳腿也甩不動了，不要說做活路。」

劉先生接着說：「小李說的，也是我剛才說的一個道理。睡覺有許多人認爲是魂魄離開了身體，這都是迷信。你們會覺得稀奇吧，不只是人才會睡覺，連在水裏的魚，在地上爬的蟲，在天上飛的鳥和蝴蝶，蜜蜂，家裏養的一切狗牛羊都要睡覺的，越是有腦子的人，也越要睡覺。」

老張聽得出神，連小偷偷他的牛也忘記了。他說：「那麼，吃飯重要？還是睡覺重要？」

「兩樣都不能缺少，但是，睡覺比吃東西重要些，比如，我們拿一隻狗仔來，不給他吃東西，二十天以後，他還可以不馬上死。但是，如果不准他睡覺，只要七天就死了，在狗沒有死以前，把它剖開，會發覺身體慢慢的瘦，身上的熱，也慢慢變低，腦部要出血，背脊骨裏的骨髓都乾了，連肥肉的樣子都變了。一個人三天不睡覺，腦子馬上不能做事，於是就會看見鬼怪，其實那裏有鬼怪呢？都是因為自己身體不好，自己做鬼駭自己吧了。只要一天一夜不睡覺，記性也不好了，兩分鐘記得牢的事，兩點鐘也記不了。如果兩夜不睡，馬上就會瘦下來，身體也發冷，連糞尿都加多了。你們平時看見有些做喪事的人，都很瘦，一方面是因為嘔氣，但主要的是因為忙，睡不好覺的原因。」

小李睜大眼睛：「那麼我們可以整天睡不工作了。」

劉先生笑了，他說：「吃飯也是重要的呀，你縱然因為瞌睡睡得好不死，但你也會餓死，我們可以又做事又睡覺呀。如果一個不用腦子想事的人，越睡就會越笨的，年齡小的人，因為身體才開始長大，所以要多睡。一個大人至少要睡七點鐘才夠。活路越做得多，睡覺也越睡久越好，老年人比較可以睡得少一些。睡覺各種動物不同，有些動物，如白鼠一天要睡十次，做事十次，像這種動物，只要聞到什麼氣味，或挨着什麼東西

，他都不能好好的睡眠。我們人呢？最初睡的一點鐘，睡得最熟，什麼東西的聲音都容易醒，過了這一點鐘就可慢慢減少熟睡的成份，但有時也可以一覺睡到天亮。小偷所以常常利用這個，來偷東西，他先用聲音把你驚醒了，等你熟睡了，他就來偷。老張！你們半夜裏被偷，一定也是這種情形？」

老張點點頭：「是的，咱們就是第二覺時被偷的。」

王老頭子點點頭，也向劉先生問：「怎麼才能睡得好？我老是不能好好的睡。」

「睡覺時，我們第一是不可看亮光，我們人的眼睛是有『圓錐體』和『圓柱體』兩種東西，『圓錐體』使我們白天可以看見東西的形狀，顏色。『圓柱體』使我們夜裏也可以看見東西的樣子。却不能看見顏色。有許多動物，眼睛裏這兩種東西只有一樣，所以有的白天看不見，你們看雀子夜裏回巢時，亂七八糟的飛，這並不是他沒有氣力飛，他跟本看不見，貓頭鷹也只有夜裏才敢出來。我們睡時，如果沒有亮更可以讓眼睛休息，看不見東西，可以少用腦。第二，我們睡時，如果有聲音，我們身體內的種種東西，如耳朵，腦子，都會起震動，這也會妨阻睡眠，所以要清靜，如蚊子，臭蟲，這些，也會妨害睡眠的。但是有聲音時我們的影響很小，只要聲音停止馬上就睡去，如火車的客

人，決不因震動就醒來，聲音成了習慣，就不會妨害了。遇着聲音時，可以用棉花或洋蠟把耳朵塞起來。第二，睡的時候，爲了合衛生一點，要向右睡，因爲身體內部的構造，向右睡時，肝臟適在自然位置，所以向右睡最好。大概右手勞動的人，向右邊睡；左手勞動的人，向左邊睡。小孩子睡覺都成大字，這是因爲血液循環，這樣最適宜。」

一堆人都聽呆了，有一個人突然問：「你這樣說，那麼，我們睡眠時，身子裏邊又是怎樣的呢？」

「我們身體的內部，一到睡覺時，一切活動都比白天做的減少了，比如出氣，進氣，也慢了。身體的熱度也減低了，尿也少了，白天三四個鐘頭解一次小便，夜裏只要一次就夠了。而且尿裏，磷酸和鹽最多，所以顏色特別黃些。如果睡覺時，仍穿白天那樣多衣服，不蓋被，就會受涼。除了上面說的，血管的跳動也變慢，男人每分鐘四十到五十次（醒時平均七十二次），女人五十到六十次（醒時平均七十八次），可見睡覺時血管的跳動少得多。用腦子太多的人，在睡覺時，可以用溫水洗腳，這可以把腦子裏的血引到身上去，可以好好熟睡。除了血管跳動，胃，腸子，淚，口水，也因爲睡覺的原因，而少做工，我們傷風時，白天老流鼻涕，睡了以後就少了，就是這個緣故。至於我們

的腦子及五官，也在這時減少工作，不及白天敏快。上面種種原因，所以睡覺睡得好，就可以身體好起來，做事也有勁了。」

劉先生喝了一口茶，看看大家，老張又問：「你告訴我們的是洋書上的麼？」

劉先生點點頭，他說：「是的，這些話都不是胡說，都是好多人不斷的想，不斷的拿事實來做的結果，洋人把這些都做了好多書，不能睡覺的人，醫生用催眠藥，一種叫溴，可以使腦子少興奮，一種叫脈，可以使身體疲困，用了藥就可睡好了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們都睡呵，明天還要做活呢！別再讓小偷把東西偷走了。」老張的老婆大聲一叫，大家都走了，好多人都在打呵欠。

老張回去時，對他的老婆說：「誰都有霉瞌睡的，劉先生不說，什麼大官也要瞌睡麼？以後我們把門關緊些就對了。」

何大爺演說病菌

中秋節那天晚上，馮五爺擺了一桌果筵，請同院的叔伯嬖子們賞月。偏偏天不作美，滿天黑雲，連顆星星也瞧不見，何大爺就說：「八月十五雲遮月，來歲元宵雨打燈。」

今天月亮不露面兒，過年正月十五，還得陰天！」不管何大爺的天氣預告可信不可信，反正中秋節看不見月亮怪悶得慌。小孩子想瞧月亮裏的兔兒爺搗藥，一個大陰天，當然更與掃興。沒有月亮，只好大吃大喝。

要說過節的吃，可不含糊，一家子平常過日子，什麼飯什麼菜，都須打打算盤，總是該省的省，難得吃頓好的。可是大節下，誰還計較這個？窮的富的，講究的就是過節。平常一日三餐，老是粗米飯鹹菜湯，一成兒不變。要不然就是大餅老豆腐，儉省的人家，連菜裏都看不見一個油點。這樣吃着，一來二去，也怪膩了。所以一過了中元鬼節，就盼中秋人節，好好犒勞犒勞委曲的肚子。豬羊鷄鴨，乾的鮮的，肥的膩的，色色俱全。把原來安靜清淡的胃，一古腦兒裝滿，肚子裏開了雜貨鋪，真鬧得叮兒嘴兒亂響，這纔算滿足啦。

何大爺可不贊成這麼辦，他主張在平時營養，不在乎過節講究這個講究那個的。一提到營養，馮太太就不感興趣，「那是閩人幹的事兒！一清早講究喝牛奶沖生雞蛋啊！」她又把營養和衛生攪成一件事，聽見人家說衛生不衛生，就糊塗，老是說：「人吃飽了就算幸福，什麼營養不營養，衛生不衛生的！」

夜裏，月亮在雲彩裏露出半邊兒，天氣涼習習的，彷彿要下雨。馮小六吃了兩個小雅梨，四塊月餅，幾枝香蕉，鼓着漲漲的小肚子睡啦。不大工夫，忽然嚷着肚子疼，叫爹叫媽，跟着就是上吐下瀉。

「這一定是衝犯着什麼了！」馮太太要去請那位她素來知道會扎針的娘娘。五爺認爲是痧，主張用銅錢刮脊樑，喝點薑末紅糖水。何大爺斷定這是霍亂，只要再過兩三點鐘，人就不能救啦！不容分說，立刻僱車，催着去傳染病醫院。

第二天衛生警察到馮家消毒，遍屋灑上許多石灰，噴了不少的D D T，並且迫強馮太太把許多被褥燒燬。當然她是捨不得。警察大怒說：「你的兒子是真性霍亂，你自



中秋節晚上，馮五爺請同院賞月的

己不怕死，不能妨害鄰居！」

馮太太對這些舉動，可真莫名其妙，人病了，灑這許多石灰幹什麼？還要燒被窩，白白扔了百萬來塊錢的東西！霍亂！什麼病啊？這病是怎麼來的，不能不請教何大爺。

「霍亂，是由霍亂菌發生的。不但霍亂，別的什麼病，也都有菌，人們一碰着菌，就得病！」何大爺開始講解。

馮太太愕愕問道：「什麼叫菌哪？是什麼形狀？我怎麼沒看見過呢？」

何大爺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你要看得見菌，那纔算怪！告訴你說：這東西可小極了，最小的約長一英寸的一萬二千分之一。如果把一千五百個病菌排起隊來，也不過和你縫衣服用的針尖那麼大。因為它們這樣小，所以叫做細菌。自從科學家發明了顯微鏡之後，纔知道這些小東西，是屬於生物界的，有一千三百多種，形狀大小不同。你別看它小，生產力可大得厲害！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以內，能產生一萬萬六千萬倍那麼多！它們不用槍刀，便能殺死很多人類。至於它們的增殖方法，可分兩種：一種是分裂增殖，球狀菌和螺狀菌就是這類。它們增多的時候，先一個裂成二個，再兩個裂成四個，這樣分裂下去。只要有適當的溫度，空氣和養料，就能分裂再分裂，生生不息，永遠不停。一

種是生芽胞，稈狀菌屬於這類，在稈的任何一端，生出小芽胞，形狀像梭子，起初是原漿，裏面有一點微光，過不多久便和母體脫離了。

這一篇話，馮太太似乎有些領會，便問道：

「究竟這些小蟲子，都能叫人得什麼病呢？」

「嚇！那可多啦」何大爺呷一口茶說：「你且聽我慢慢道來：

(一) 霍亂病：這病起初是肚疼，漸漸吐瀉不止，昨天夜裏你看見啦！這種病，都因為飲食不清潔，蒼蠅和其他昆蟲能把這種病菌運到米、麵、肉、菜和人身上，便能攻入人身內部的腸子和胃裏各部分。得這種病，須馬上送入傳染病醫院，不能遲延。在鄉下沒有醫院，有用扎針放血或喝十滴水時，但是不大保險。

(二) 赤痢病：這是一般人說的紅白痢疾，這病是因為赤痢菌和食物一同混入腸胃



馮家消毒、燒被窩、洒石灰。

而起，小孩很容易患這類病。初起時下痢，以後漸漸覺腹疼，腹鳴，肛門苦熱，大便黏性帶血。應早求醫，平時最好注意飲食的清潔。

(三) 傷寒病：這病也和赤痢原因一樣，因為傷寒菌和飲食一同混入腸胃所致。患者食慾減退、惡寒、發熱，一個月後，腸子潰瘍，穿孔出血，心臟衰弱，那就很危險了！

(四) 白喉病：白喉是因為白喉菌寄生在咽喉部所起。初起生灰白色的一層假膜，呼吸感覺困難，小孩子患這種病的頂多，最好的治法，是血清注射療法。

(五) 結核病：這病由於結核菌侵犯了呼吸器和消化器，或呈皮膚和生殖器，它的流行最普遍。初病時，飲食無味，身子乏得很，咳嗽帶吐痰。午後發熱盜汗，到了最後，咯血而死。這病的傳染性很烈，最好的預防法，是不要和有這種病的人接近。

好吧！光是這五種病菌，也就夠瞧的了！

何大爺搖搖腦袋，嘆口氣又道：「都因咱們中國人不講究這個，不說別的，單就每年死於肺癆和霍亂的，就有上百萬的人呢！還有那更厲害的，像梅毒菌，肺炎菌，鼠疫，腥紅熱菌，死的人更不知有多少。一年一年的這樣下去，弄到後來，咱們中國成了個

病夫國家，如果人人知道講衛生營養，一切病菌都不怕！因爲身體有抵抗力啊！」

馮太太現在曉得衛生要緊了，然而她喊道：「大爺！大爺！這病菌都打那兒來的呀？可有什麼法子把它們弄死嗎？」

「容易！容易！可要你認真的知道衛生的重要，那怕有幾萬萬的菌，也能殺滅它們。」於是他說出了菌的來源和防治法：

「病菌的來源，大概有六條道路：

(一) 水的傳播：河水池水井水都不大清潔，常常有污穢東西存在，一滴水裏的病菌，就有幾萬萬多，這是最容易傳染的媒介。

(二) 空氣的傳播：病菌和塵土混在一塊，一刮風就吹散了，落在食物上，吸入肺裏，它就能繁殖，慢慢侵害人的健康。

(三) 食物：許多病菌大半是由食物帶入腸胃裏面，馮小六就是這樣病的。俗話說：病從口入，一點不錯。所以我們喝水必須煮沸，然後纔能殺菌，並且要吃新鮮的東西。

(四) 接觸：有許多病，如梅毒、傷寒、猩紅熱，都因爲和患這病的人接觸，直接

傳染的。所以對於有這種病的人，最好躲得遠遠的，家裏有這種病人，他用的東西，都不要接近。

(五) 動物的媒介：動物的口部、脚部和身體其他部分，都能攜帶病菌，最著的是蒼蠅、蚊子、老鼠，都能傳播很危險的病症。這些髒東西，是人們的大仇敵，應當隨時隨地設法消滅。

(六) 交通的關係：交通越發達，傳染病傳播的機會也越多。往往遠方的病菌，能由行旅人播散到別的地方。舉個例說：蘇北到上海的難民，就有患霍亂的，上海是交通方便的地方，所以病菌也散播得方便。

我們既然知道病菌的來源，便得想法子消滅它們勢力的發展。簡單而省事的法子有三個：

(一) 免疫法：免疫，就是叫人們對於傳染病原體及其毒素有抵抗力，和非感受性。可分為先天免疫——就是人體血液內，本來自己有一種抗體，這種抗體，專能吃各種病菌，抵抗病菌的侵犯。所以健康的人，病菌在他的身體內沒有辦法。身體不強的人，就該施行人工免疫——就是注射血清，各種病有各種的血清，是科學家研究出來的。注

射到人體後，可以發生抵抗病菌的效能。

(二) 隔離法：若是遇見有傳染病發生的時候，別的一切人，須和病人隔離開來，斷絕一切關係，以免病勢擴大蔓延。

(三) 消毒法：普通消毒的方法，是將病人一切所用的東西燒燬，甚至死了以後，女燒光了死屍。病人用的東西，除了燒燬外，不能燒的便須蒸煮。屋子裏多灑石灰粉和石炭酸水，這樣，纔能澈底撲滅病菌。」

何大爺講書似的，說完了這一套，馮太太纔明白燒燬被褥算不得什麼。倒是何大爺昨天夜裏主張急送小六到傳染病醫院是值得感謝的。便趕忙請了一個大安說：「謝謝你救了他。」

馮五爺也發誓不講究過節了，他要接受何大爺的指示，注意日常的衛生與營養了。

渾身小事

(一) 人身有多少毛髮？

毛髮的數目，隨年齡境遇而不同。據生理專家的調查，平均計算起來：前頭部每平方耗約一百二十三根，後頭部每平方耗約一百三十二根，顛頂部每平方耗約一百七十一根，兩頰部每平方耗約十三根，手足背腹每平方耗約五根，故全體頭部約八萬根，其他各部約兩萬根，總合約十萬根左右。

(二) 毛髮的壽命有多少長？

毛髮的壽命，因有新舊的交替，故壽命不長，普通最長者可保持六年，最短者三年，但眼睫毛僅能保持一百五十天。

(三) 毛髮的生長速率如何？

毛髮一天能生長多少，這是不容易考查的，不過我們可拿一月來計算。在牠生長的速率，每月快者要長三分三厘，但婦女的頭髮每月祇長二分或一分五厘左右而已。

(四) 人體內最重要的是什麼？

人體內最重要的是水分。水分是人體組織內不可缺少的成分，像牙齒外部珐瑯質那般堅硬，還含有百分之二的水分，含得最多者要算腎臟佔百分之八十二。牠在人體內要佔全體重的百分之六十三。在有機體物質的生活，也必須水分來調節，如過于失去了平衡，則必發生危險，據生物學家實驗，如人體失去百分之十的水分，便成病兆，能發生戰慄或四肢軟弱等症狀，倘失去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二便會死去，由此可見水分的重要了。又水分是有機體中的溶解劑，如氣體交換作用，液體交流作用，血液淋巴的循環進行，都是賴於水分的。在有機體的侵潤物，如軟韌性，彈力性，透水性，也是因水分而生。同時水分有調節體溫的功用，能因身體內所蓄的溫度，而使皮膚肺臟排出的水蒸汽隨之增加減少，使體溫不致過高或過低，以保持身體的康健，所以水分實是人體內最寶貴而最必要的東西。

(五) 人羞怒時為什麼要出汗？

因人羞怒的時候，精神緊張，血液通過真皮的血管加速加多，所以易排汗出來。

(六) 汗有毒嗎？

健康人的汗，是有毒的。我們試拿十至十五立方米突汗，注進一啓羅格蘭姆的狗的靜脈內，那末不到四十八小時之久，這狗就馬上可以斃命。

(七) 冷天為什麼多尿？

人體所排出的水分，有尿，汗及呼氣。天冷的時候，汗的排泄分量極少，故不得不借尿的排泄來補他不足，所以冷天多尿。

(八) 舌何以能辨味？

因舌的表面，分布着無數小突起，這突起的表面具有特異的細胞，裏面有味感神經，所以能起感味的作用。同時舌上有種特異現象：大凡感甜的是舌尖，酸味的是舌緣，苦味是舌根，鹹味則全部都能感到。

(九) 睡覺為什麼不睜眼？

我們不睜眼而睡，是有兩個原因：一個我們睜眼而睡，光亮便會射入眼球，刺激腦

部，不易熟睡。再因我們如睜目必須用力，我們之所以要睡，完全是爲了要休弛體力，供精神復原，所以眼皮自然而然的隨自己的重量而下垂，這和我們睡時不能舉手空中，也是同一原理。

(一〇) 皮膚受了冷為什麼發青色？

因皮膚的顏色，是由於血液的循環而定，血液充足，皮膚爲紅色，如血液少時，則皮膚變爲青色。故如我們經過劇烈的運動後，有許多紅血球，衝到皮膚的血管裏，小動脈一起膨脹起來，於是皮膚便變成紅色。所以皮膚受冷，動脈管收縮，包含的紅血球減少，皮膚便會變成青色。

(一一) 剪髮時為什麼不痛？

因我們覺得痛時，是在神經受刺激，而傳達至腦部的痛神經細胞，然後便感覺痛楚。所以當我們皮膚受損時，立刻就會感覺痛楚，假如沒有神經，當然不會有痛覺。頭髮只有髮根在皮膚裏附有神經，如其將髮根一起拔起，那末也會感覺痛楚，然而在髮的本

身上面，是沒有神經的，所以剪髮時沒有痛覺。同時指甲也是和毛髮一樣，同是沒有痛神經的，所以在我們剪割指甲時，也不會覺痛。

(一二) 哭的時候何以會流淚？

眼淚的功用，是在溼潤眼球，使眼球的運動得以活潑。當哭的時候，神經受刺激，眼裏的肌皮緊張，淚腺因受壓迫而分泌出來。這不限於哭泣時才有，即是平時打呵欠或嬉笑時也能使眼淚流出。

(一三) 眼屎是那裏來的？

眼屎是由於眼臉的邊緣上所分泌的少量脂肪質而生的。這種眼脂的作用，是在防止眼淚盡量流出，而不利於眼球的活動；同時也能使塵埃等飛入時粘着混合而排出，以免傷眼球。這種混有塵埃的脂肪，便是眼屎。

(一四) 男女老幼的聲音何以有高低？

因婦女和小孩的聲帶較男子的短而薄，所以在發聲時聲帶振動較速，振動速，發音便高。

(一五) 有臟腑病的人何以割掉一部仍能生存

因人體內的安全係數很大，雖去掉某器官的一部，但其他部份仍能維持生存。據實驗人體內除去一側的腎臟，或兩側的腎臟，但仍無妨。如果將肺臟割去一側或全部的四分之一，對於生存也無妨害。同時體內有兩個同樣的器官時，雖割掉他一方，而其他一方自會變大，對於人體沒有妨害。

(一六) 久坐後何以會感覺腳麻？

因血液循環在肌肉裏面，是沒有一刻休息的。血液的使命，一方面是拿必要的物質來不絕的供獻給肌肉，一方面却把肌肉裏的廢物運掉；如血液的循環不良，則其供養物不充分，而原有的廢物滯留着，於是便會發生麻木現象。久坐的時候，腳上的動脈血管被壓住，使血液的循環不良，而麻木起來。

(一七) 為什麼站着比走更覺疲勞？

因立的時候，支持上身的是整個的下身，兩條腿的肌肉同時作用，不得休息。而走的時候，却一支腳立在地上支持體重，其他一支腳可以休息，雖時間短促，但計算起他的重量來，立自然比走更覺疲勞了。

(一八) 打噴嚏是什麼原因？

因鼻孔的感覺很銳敏，當外界有異物侵入或受冷時，鼻孔裏便感覺異常發癢，於是我們腦子裏便起了一種將他噴出的慾望，如有機會便乘勢噴出。(當噴嚏剛要出來時，如用手將鼻子的兩邊骨壓住，可以暫時忍住。)

(一九) 好飲酒的為什麼不健飯？

因酒裏含有脂肪相仿的不安定的物質，能妨礙胃的消化，減少血液裏的酸素，增加炭素，而自肺臟呼出的炭素量減少，因此同化作用大衰，生活力因而微弱，故不健於

飯。

(二〇) 酒醉後為什麼想睡？

因酒對於人們的精神作用，可分為三期：第一期是興奮期，第二期是攪亂期，第三期是麻痺期。飲酒初時，血液的循環加速，腦髓活動更甚，於是精神興奮，或歌或笑，興致淋漓，這所謂第一期。次而言語顛倒，舉止失常，這進而為第二期，再後便感覺力錯亂，身體昏沉，以致睡眠，這是麻痺第三期了。

農家益友

益鳥，就是對於農家有好處的鳥，馮大媽說：公鷄會打明，母鷄會生蛋，肉又好吃，毛也可以作鷄毛帚，鴨子呢？叫的聲音是不大好聽，到處拉稀屎，是有點討厭，可是牠也會生蛋，肉也好吃，鵝吃的多，可是牠的蛋也大些，肉也多些，我看只有這三門，對於我們莊稼人，有好處，相那些麻雀，偷雀吃掉我們的穀子，糟蹋倉房，老鸞、烏鴉那些偷臘肉，咬鷄娃更是討厭，還有百靈、金畫眉、紅顏、八哥、鸚鵡、黃雀那些鳥養

在籠子裏，吃蛋和牛肉，就誤了很多人的工夫，把一些人養成一種遊手好閒的脾氣，也不能算是對人有好處。鷄鴨這些鳥，學生們叫牠們爲家禽，牠們原來也是野生的，同現在的野鷄野鴨一樣，對於我們的好處，沒有現在這樣多，經過我們代代祖先的慢慢馴養，才有現在，後代人不爭氣，只知道養些四喜安春一類的玩耍鳥，不幹正經的，如果下點工夫，把鴿子家燕養馴一點，不是也可以給兒孫們留下一點恩德麼？

是的，馮六媽的話一點也不錯，我們是真不爭氣，祖先發明了，種五穀雜糧，我們一直到現在，還是種那些，而且有時還趕不上祖先們種的好。祖先遺留下的鷄鴨鵝，我們到現在，還只是養這些，其實世界上的鳥有一千多種，中國就有五百種總該養一兩種呀。現在我想揀幾種，說明牠們對於農家的好處，我們雖然不能把牠們養成相鷄一樣。也該加意保護，使牠們在自由生活中，不受人侵害，爲農家好好服務，依照這些鳥的習慣，分成下列各組：

(一) 吃害蟲的鳥

有人說，鳥類對於農家的好處，有不可言喻的偉大，假若今天的世界，沒有鳥類，

全世界的莊稼和樹林等，要被害蟲吃完，根據昆蟲學家毛森兒的觀察，一隻鶯，每秒鐘，能吃蚜蟲八十九個，接連不斷的吃，每分鐘可以吃一千個。家燕整天在空中飛，張開大嘴吃的害蟲更多。就是人人討厭的麻雀，在生小鳥時，也大量的吃青蟲。英國人布郎，檢查了一百八十隻雞的胃，發現在大雞胃內有一百萬隻昆蟲，小雞胃內有兩千八百隻昆蟲，因為各種昆蟲生活的地點不同，所以吃蟲鳥的生活地點亦不同，某一種鳥，常吃某一種蟲，是相當一定的，所以鳥類常隨了昆蟲之有無而遷移，家燕春來秋去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在科學進步的國家，把這些研究的非常清楚，並且由國家訂下狩獵法，不許打這些鳥，特別爲這些鳥，佈置好產卵的地點，使牠們多多生殖；在自然界有吃的東西時，任其自由取食；在沒蟲可吃的時候，還要特別準備配好的食物，不讓這些鳥遠走高飛。我們中國有些菓園裏養雞，稻田裏養鴨，也是有道理的，同外國人在樹林裏，爲鳥造巢一樣。鄉間的老人，認爲燕子到自己家裏住，是風水好，不讓小孩子們害牠，麻雀在生殖時，不讓小孩們毀牠的窩，說是害了燕子和小麻雀，會瞎眼睛的，其實這完全是迷信，這完全是保護鳥的意思，小孩們不懂得大道理，只有用這些話恐嚇他們。

在樹上吃蟲的鳥：有些害蟲的幼蟲，如同蝶類和蛾類，牠的幼蟲，有的在蔬菜葉上

，有的是在樹葉上。凡是在樹上吃蟲的鳥，牠的身體多半是弱小，足爪伶俐，動作靈敏，便於在枝葉間穿梭來往，能在小枝大葉上停留；嘴是薄而尖，鼻孔的附近有毛，一方面保護了自己的鼻子眼睛，不被毒蟲所害，一方幫助了嗅覺，尋找害蟲之所在。這些鳥在春夏秋三季最多，冬天就到南方更溫暖，小蟲更多的地方去了，有些在冬天不走的，也改吃草子，或土內雜蟲。我們常見到的如同綉眼、柳鶯、七姊妹、大些的如同黃鳥、書尼、杜鵑、馬伯勞、白頭公；更有專吃樹幹內蟲的，像啄木鳥，花噴打木等。

在水裏吃蟲的鳥：有些害蟲生活在水裏，也有些害蟲的幼蟲，在水裏生長。水鳥們就專吃這類的蟲，有些是嘴長、頸長、足長、尾巴短，能在淺水裏步行，如同白鷺、青莊、水鷄、董鷄、仙鶴、夜娃子等；有些是嘴扁，腳扁，能在深水處游泳，如同鴨鵝，水葫蘆之類。更有些在池邊，田坎及溼地上吃蟲的，如同水斑鳩、石青、河鳥及點鳥水、鷓等。

在土裏吃蟲的鳥：許多害蟲，在過冬或孵化時，藏在土裏，有些鳥相鷄、斑鳩、安春等，生有健強的足爪，專能掘土尋食。所以凡是有害蟲的地方，總有鳥類來吃的，但是為甚麼，我們中國年年有害蟲呢？當然天生萬物，各保其種，如果我們大量的，合宜

的保護鳥類，以後的害蟲，一定會少些。

(二) 吃草子的鳥

野草最容易生長，我們莊稼人最清楚，天旱時正經的糧食要死了，牠還活着；下雨後，正經的糧食，又沒有牠長的快。牠把土中的肥料吸完了，把太陽光又遮蓋了，結果弄得收成不好。雜草的種子極多，如果完全仗了人力剷除，簡直會把人忙死。有些鳥幫了這個忙，專吃草子，比那剪草除根，還來得痛快。據畢士說：英國有一種樹雀，可吃八百七十噸草子，就是有害的麻雀，在冬季，也吃掉很多草子。凡是吃草子的鳥，多喜羣居，前年我在蘭州，遠望到一棵棗樹上，結滿結疤，走近一看，才知是麻雀一羣，在冬天結羣找草子吃的。西北是有一種山麻雀，飛來時千百成羣，發出來的聲音，就相刮大風一樣。我們最常見的吃草子的鳥，有百靈、椋鳥、斑鳩、兩頭忙、鷄同喜、鵲、鴉之類，這些鳥的嘴多成堅硬的錐形。

偷雀害倉穀，麻雀害要成熟的雜糧，這個責任不能完全由鳥負；人類懶惰，防備不週，亦有不是處。所以嚴格的說來，這兩種鳥，倒是吃雜草子最有功的鳥。

(三) 吃肉的鳥

有些野物死掉後，在野外晒着，在水裏腐爛着，放出難聞的味，生出許多的病菌，我國人不大講衛生，常把宰房裏的腸腑，隨便拋掉，任其腐敗，這樣不但_不雅觀，而且會引起許多的傳染病。有些鳥，如同烏鴉，老鷹專門吃這些東西，爲人服務清潔。鄉村的空氣常比城市內新鮮，也是這些吃肉類鳥的功德。還有貓頭鷹，鬼登閣一類的鳥，喜歡在夜間活動，爲人殺野鼠，吃毒蛇；鷓子和隼鳥一類爲農家殺麻雀；更有經過訓練後，爲人工作的、黃鷹可以捕兔子，魚老鴉可以捉魚。直接間接對於農家，都是有好處的。

(四) 可供食用的鳥

鳥類的肉，滋養，味道又好，又好消化，尤其是吃穀子的，和雜食的，比方各種雞類。食肉的鳥肉，味道比較差點，有一種特別的臭味，並且又有寄生蟲，我們認爲烏鴉的肉是酸的，老鷹肉更酸，鴨肉只好吃湯。其實這也因地不同，廣東人就愛吃鷹肉，並

且中醫認爲貓頭鷹的腦子，可以治頭痛病。鷄肉鴿子肉，還有一些野生的斑鳩、安春、秧鷄、野鴨雉等，到處受人歡迎。除掉一些胎裏素的人，世界上沒有特信教的人，都吃這些。黃燜鷄、童子鷄、龍鳳鬥、公保鷄，都是中國聞名全世界的大菜，在抗戰期間，一位公務員的牆壁上有一張雄鷄畫，上面題道：「一隻雄鷄三千元，饑煞可憐公務員，有朝一日勝利至，青蒸紅燒下白乾。」可見鷄肉對人的誘惑了。其他一些可吃的鳥肉，只要配製合法，一樣的好吃，「山珍海味」這「山珍」就是除掉一些熊掌野獸外，還有一些香菌，再有就是這些野鳥了。農家住在鄉下，隨時都有享用山珍的機會。外國人常把一些可吃的鳥，養在山林裏，使牠繁殖，按時獵取。中國西康出的一種白馬鷄，肉與蛋皆好吃，美國人就把它帶到美國飼養，在抗戰前就有馬鷄蛋在上海高價出售。如果中國農家，早知道這回事，不是早就可以這樣作了。

鳥蛋的好處，更不用多說了，生理學家們說：一個人一天吃三只鷄蛋，就可以保持住身體的現狀，比吃三大碗米飯還好些。可供蛋吃的鳥很多，一般最常吃的是鷄鴨鵝和鴿子。董鷄蛋，和斑鳩蛋亦好吃。在海島上，常有大批海鳥蛋，中國沿岸許多的小島上，都有鳥蛋，在青島附近的農民，每年春季，常結隊駕船到海外採蛋。我在大公島上，

採過伏虎蛋，產量真多，如果此事加以提倡，加以保護，對於沿海居民，也有不少幫助。鄉間的老太婆們，常養兩隻母雞，又吃蛋，又賣錢，又把家裏殘米吃去，又把附近的害蟲吃去。水塘裏養鴨養鵝，屋椽上養鴿子，都是同樣的道理，真是一舉數得呀！

(五) 可製工藝品的鳥

許多鳥類的羽毛，可利用其色彩美麗，作成各樣的裝飾品，在非洲有駝鳥的毛可作女人的冠飾，中國的翠鳥羽亦可作衣飾，首飾，白鷺的毛可以作武官的帽纓，雉雞的尾巴，在古代即作大將的冠飾，現在唱戲的武將，仍然在用，公雞的毛可作轎夫的帽頂，孔雀的毛更爲名貴，有的插在花瓶裏，佈置客廳，有的戴在帽子上，向人炫耀。

有些鳥的羽毛，因其輕而硬，可以製成扇子。中國各地，有各地的羽毛扇，諸葛孔明那把羽毛扇是最出名的。最宜於做扇的，當推各種鷹的毛，鷄毛亦有用的。鴨子的絨毛柔而暖，可製鴨絨被及鴨絨枕，四川內江爲有名的出產地。古代用鵬的毛作成鵬翎箭。鷄的毛可做鷄毛帚。可刷洗銅器，又可製運動用具，如鷄毛毬，羽毛球等。

(六) 鳥糞的用處

鳥類對人類是處處有用，只是因爲有些鳥，不如鷄鴨與人接近，所以用處也不及鷄鴨之多。你看就是完全野生，與人很少相見的海鳥，還給人類造了不少的福利。世界聞名的，智利硝，就是在南美洲智利國多年積下來的鳥糞，可以製造許多化學品，並爲肥田粉之主要原料。中國在海外亦有這種鳥糞，就是現在同法國爭執的西沙羣島，海鳥成千成萬的，在數千年中，在海島上落下，排出的糞堆積成了一個地層，也就相我們農家的鷄鴨和鴿子糞一樣。多年不開花結實的菓木，或者特別荒的土地，只要加上些這種肥料，就會變好了。

鳥類的好處，真是一言難盡！我們中國每年都在鬧蝗蟲患，毛蟲災，把莊稼吃光了，有一年南京中山陵園的松樹，竟被蟲吃了大半。中國人不在科學上想辦法，修些蟲王廟，祭祀蟲王，那如多養兩隻鷄，保護有益的鳥，來得省事合算呢？西洋各國訂有國法，指定某些鳥類，在生殖期間不許獵取，犯者受罰。那相咱們中國，有人收買白鷺的毛，就會把白鷺打得幾乎要絕種。北方人爲了捉紅頸，常把大豆和蕎麥地，糟蹋的不像樣

。迷信夜貓子的叫聲，就會把牠打死。只顧個人的小利，一時的喜怒，就任意殺傷這些農家的朋友。真不應該，也真糊塗。

長江水閘

當民國三十三年抗戰還十分緊張的時候，我國請了一位「外國河神」來，這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薩凡奇博士。他是美國人，一位水利專家。

我們請薩博士來，是打算在宜昌上面建築一道水閘，開設一座大水電廠。那時宜昌還被日本佔着，宜昌上面就是前線，那位薩博士認為非在這一帶地方仔細視察一番不可，就在重慶組成了一個視察隊，冒險走了一遍，費了七天的功夫，他看得很仔細。回到重慶之後，他做了一個報告，這一個很有名的報告，就叫做「Y（完衣）·V（威）·A（噯）·計劃。」

這是一個大計劃，因為它裏面提出的數目字都是很大很大，大得嚇人。築一道攔河大壩，這道壩高二百二十五公尺，合市尺計算，這就是七十丈五尺高。壩長七百六十公尺，這就是二百二十八丈。

可以提高水位一百六十公尺，就是把水面提高四十八丈。

在兩岩下修一座水電廠，發電量一千零五十六萬瓩。

發電力用馬力計算，大約是一千零六十四萬匹馬力。

估計每年可發電量八百十七億度。

這個大工程的資本要用十五萬萬美元。

全部工程完成要用十五個年頭。

你看，多麼偉大的水電廠，它的馬力等於十二個蘇聯的聶德伯河水電廠；它的發電量比美國最大的苦力水電廠的發電量大五倍，等於一千個重慶電力公司；它供電的範圍可以到達七八省；它可以支持許多新興的工廠；它可以使從來沒見過電的鄉村，看到電燈。除此以外，它還可以使一萬噸的輪船，由上海直航重慶；可以澆田六千多萬市畝，使它們永遠沒有旱災；可以調節洪水，使長江下游免掉水災。

就是這個大計劃，引起了全中國人的注意。人們這樣想，美國有一個「T·V·A」是個大水電廠，我們現在可以有一個比它更大的「Y·V·A」。是一個更大的水電廠。我們有了這，我們就比美國還要神氣了！我們要「工業化」了。

不過，如果換一個人來想這個問題，那就不是這樣空空洞洞的高興，比如這件事放在一個工程師，或事業家的腦子裏，他就想的更實際些，他一定想到「資本」，想到「時間」，而且更要想到做成這件大工程的「技術」。

這樣大的工程，我們的人力不夠，財力不夠，非請別人幫忙不可。我們要從外國借款，要向外國買材料，買機器，向外國請技術人員，想想看，有機器不會用，它也是死的啊。

如果再換一種人來想這個問題，就會又是一種想法。他想到誰可以向這工程投資，誰可以做這個工程的老板，這大水閘大電力廠賺了錢會是誰的，誰來管理這大水閘大電力廠。

你看，這不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麼？有人只想到有了水果是很好吃的。有人却想到怎樣種植，怎樣在樹上結出好吃的水果。有人又想到誰來作果樹的主人，誰吃果子？不過，不管人們怎樣想，這件事在民國三十三年還是一張計劃書，白紙黑字之外，什麼也沒有。

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了。薩凡奇博士第二次到中國來，又把這工程計劃修改一下，前

邊說的費用和時間，就是這次規定的。這以後就實地工作起來，測量地面。鑽探地層，測量水庫地形。這裏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，他們忙了二年半，到三十六年八月，因為國家沒有錢，這工程就暫時停頓了。

會不會長久停頓下去呢？不會的。等我們國家秩序好了起來的時候，像這樣的工程一定會加緊進行，因為它太有好處了。

——完——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00 1525B



版初月三年八十三國民

社物讀衆民	者輯編	版權所有
白	方人編主	
局書益廣	者版出	
康季劉	人行發	
局書益廣	所行發	

路南河油上...店總
路州福洽上...店支



角八元一價定 冊一裝洋

\$ 234